

“我”字音讀變遷考

方 師 鐸

在五卷十二期的“孔孟月刊”上，我曾經寫過一篇“宰我‘我’字音讀剖析”的文章；那是用來澄清：民國五十六年三、四月間，中央日報副刊上接連刊登的六篇討論“古音”的大文而動筆的。我那篇文章只是消極的指出有些人對於“古音”的認識不夠，並沒有對“宰我”“我”字的音讀作歷史性的交代；本文可以算是那篇文章的續篇，目的是想把三千年來，有關“我”字音讀的“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作一次全盤性的考察。

一、“我”分“ㄨㄛˊ”、“ㄛˊ”兩讀始見於民廿一年以後字書

“我”之“語音”爲“ㄨㄛˊ”，見“中華新韻”“二波”韻、上聲（甲）類；“讀音”爲“ㄛˊ”見同書“三歌”韻、上聲（甲）類。中華新韻爲民國三十年十月十日，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蔣中正、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明令公布；現在正中書局有復印本出售。此書係“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依據民二十一年公布之“國音常用字彙”按“韻次”排列而成。即以“我”字而論，國音常用字彙“ㄨㄛˊ”音下即注有“語音”字樣，“ㄛˊ”音下亦注有“讀音”字樣；可見中華新韻與國音常用字彙二書，只是編排上的形式不同，而內容幾乎完全一樣。換言之：即中華新韻係按注音符號“韻母”次序，一麻（ㄩ）、二波（ㄛ）、三歌（ㄛ）……排列；國音常用字彙則按“聲、韻母”次序，始於“ㄉ”、“ㄊ”、“ㄋ”，終於“ㄌ”、“ㄡ”、“ㄣ”——本質上並無顯著之差異也。

現在我們要問，這國音常用字彙和中華新韻上所訂的：“我”之“讀音”爲“ㄛˊ”、“語音”爲“ㄨㄛˊ”，是根據什麼理由訂定的呢？他總不會毫無依據，信筆亂揮的吧？那麼，他的出處究竟在哪裡呢？能不能自圓其說呢？我們知道，在民國九年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字典”裡，“我”是注爲“ㄨㄛˊ”音，上聲，並非如今日的國音常用字彙分注成“ㄨㄛˊ”、“ㄛˊ”兩音的。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國音字典的原稿，是吳稚暉先生於民國七年起草，於民國八年九月初版印行的。在那個時候，注音字母的韻母裡，只有“ㄛ”而無“ㄛˊ”；並且注音字母聲母裡的“ㄨ”、“ㄨ”、“ㄨ”三母，也仍作拼音之用，所以才會把這個“我”字，拼注成“ㄨㄛˊ”音上聲。如今民國九年教育部正式公布的“國音字典”已不易找到，但“麥氏漢英大辭典”（Math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的翻印本，在臺灣却很風行。請看該辭典六六四頁“我”字的注音正作“ㄨㄛˊ”，英文拼音亦隨之作“NGO”——可見他是淵源於古老的“國音字典”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民國二十一年，國音常用字彙公布以後的最初數年間，“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出版的“北平音系十三韻”（該書係民國二十二年張洵如編著，民國二十六年初版）裡，仍很清楚的記載着：“ㄨㄛˊ，我：自稱也。”又：“ㄛˊ；我：自稱，舊讀。”這部

書是“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纂並出版的，最初定名為“北平同音小字典”；其中對於“我”之音“ㄛ”，竟注作“舊讀”；可見“ㄛ”音在民國二十二年間，在北平已不甚通行，編“北平同音小字典”的人，已把他稱之為“舊讀”了——夫“舊讀”者，明明是指北平舊日之讀音，而非今日通行之讀音；這一點明眼人都可看出，我們自不必多加解釋了。

我們的第二個問題是：民國七年起草，民國八年初印，民國九年公布的“國音字典”裡，既然只有“ㄛ”母而無“ㄛ”母；那麼，這個“ㄛ”又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這個增加“ㄛ”母的問題，正好和國音字典之修訂有關。因為那本國音字典是匆促間編成的，其中南腔北調，漏洞很多，公布之後就發生了很多問題：最重要的是那本字典中所訂之音，是調和南北，糅合古今之音而編成的；事實上不但全國各地的人，發不出那種怪音來，就是想找一位會教這種“人造國音”的教師也找不到。於是當時推行國語的人，就分為兩派：一派是服從公令的，國音字典怎麼注，他就怎麼念，念的對不對，像不像，那是另一回事，教的人可以不負責任——這種人當時叫做“國音”教員；另一派是完全不管國音字典上的規定，乾脆按照北平的實際語音教學——這種人當時叫做“京音教員”。這兩派立場不同，教法各異，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執，也鬧出了極大的風波，“國語運動史綱”裡就有這樣一段記載：

某縣的小學，“京音教員”和“國音教員”相打，把勸學所的大菜枱打翻了。某縣開一個什麼國語會，也是“京”“國”兩音的教員相打，縣知事出來作揖勸解。某鄉的小孩子，兄弟兩人在一個學校裡，各人學了一種“國音”，回家溫課，很有幾個字的音不一致；他們的家長大為疑惑，就去質問校長。校長只好說：“都不錯！都不錯！”

請問，在這種情形下，國音字典，甚至注音符號（當時還叫“注音字母”）本身，還能不大加修改，以適應當前的需要嗎？

二 “ㄛ”“ㄛ”之分是四十七年前的往事

今日通行的“注音符號發音表”中，聲母共二十四個，其中加括弧的“ㄨ”、“ㄍ”、“ㄨ”三母不用，實際只有二十一個聲母。在這三個不用的聲母裡，“ㄨ”母下注：“額，ng，蘇音”，指的正是“三十六字母”中的古“疑”紐字。又注音符號發音表中，列韻母十六個，其中“ㄨ”母通稱“空韻”故表中注明“拼音不用”；依次為“ㄩ、ㄛ、ㄛ”……等母。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個發音表是民國二十年以後公布的，最初的面目並不是這個樣子。民國七年教育部公布的三十九個“注音字母”裡：聲母“ㄨ”、“ㄨ”、“ㄍ”並未加括弧，韻母裏只有“ㄛ”而無“ㄛ”。那麼，“ㄛ”母是什麼時候冒出來的呢？為什麼在“ㄛ”母之外，又要增加一個“ㄛ”母呢？“國語運動史綱”把這問題交代得很詳細：

民國八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所組織之“閩音委員會”於九年一月十八日開第一次常會，汪怡提議“ㄛ”、“ㄛ”兩母之讀法應行確定。於是四月十二日常駐幹事開會時，議決改“閩音委員會”為“審音委員會”，先討論三十九字母注國音時有何缺點；遂由汪怡、錢玄同、馬裕藻等會員十人之提議，於五月二十日特開臨時大會來解決這個問題。原來的理由是：

注音字母韻母中的“ㄛ”母，部令“讀若痾”，本屬“歌”韻的音（原註：包括“哥”、“箇”兩韻而言），應該讀若國際音標之〔o〕。但是現在傳習字母的人，

都把“ㄜ”母中的開口呼，依北方改讀國際音標之〔ə〕（原注：此是粗說，當讀國音標之〔ɤ〕；而齊齒的“ㄜ”、合口的“×ㄜ”、撮口的“ㄩㄜ”，却仍讀爲〔io〕〔uo〕〔yo〕。這不但紊亂等呼的系統，並且和普通對於“歌”韻的讀法也不相合（原注：此指普通官話，至北平音對於“歌”韻之開口諸字，讀音正爲〔ɤ〕也）。但是在入聲“職、陌、質、月、緝”諸韻之中，確有一部分應讀〔ə〕音的，和“覺、藥、曷、合”諸韻的字應讀“歌”韻入聲的實在不同。因此我們主張將“ㄜ”母讀成“歌”韻的本音，再從“ㄜ”母中析出一個韻，讀成〔ə〕音，以符事實，且便通行。

於開會前，並函知不能到會的會員提出意見書。開會時頗有辯論；代理主席胡適，遂指定會員十三人爲審查委員，於二十二日特開審查會。多數以爲：“ㄜ”母兼〔o〕、〔ə〕兩讀，不便，贊成分析；但三十九字母業已領定，不便再有增加，於是黎錦熙和原提案人汪怡、錢玄同，主張將“ㄜ”母上加一符號“·”，專表〔ə〕音，則一母可當兩母之用。遂議決：

“ㄜ”母之音爲〔o〕，專用以注“歌、哿、箇”及“覺、曷、藥、月”諸韻中字；若注“質、月、陌、職、緝”諸韻中開口呼之字，則於“ㄜ”母上方中間，加小圓點“·”作“ㄜ̣”，其音爲〔ə〕。

這個議決案發表後，傳習字母的人漸把“ㄜ̣”母添置在“ㄜ”母之後，實際上三十九個字母便加成四十字母了。但是字母上加符號，寫起來實在不方便，而且這個圓點又不免和四聲點相混，何況那幾年正在增製字母的草書，這個圓點哪能相容？於是試用的草書字母，就把這個圓點往下拉長，連成中筆作“ㄜ̣”；到民十一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書法體式”，就連“印刷體”、“楷書”，也都不聲不響的改變作“ㄜ̣”了，於是這個“ㄜ̣”方成爲法定的、注音字母之韻母。

上面這一段引文裡，有些地方還嫌說得不够明白，茲再引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一日北平出版的“國語週刊”二五二期“ㄜ̣ ㄜ̣ 舊案”文中的兩小節，來作補充說明：

凡“歌”韻字的開口呼，除唇音外，北平盡讀爲〔ə〕音；如“歌”、“可”、“和”、“阿”諸字，北平不讀〔ko〕〔k'ə〕〔ho〕〔o〕，而讀〔kə〕〔k'ə〕〔hə〕〔ə〕；我們現在要加添的“ㄜ̣”母，即是〔ə〕音。我們因爲“歌”、“可”、“和”、“阿”諸字，照普通官音，都讀〔o〕音；而“ㄜ”母在“國音字典”上係對照舊“歌”韻，“歌”韻正是〔o〕母音；況且“讀音統一會”製定“ㄜ”母時，本來定爲〔o〕音。所以從普通習慣，從舊韻系統，從會中原定，“ㄜ”母都該讀〔o〕；但“職”、“陌”、“質”、“月”諸韻中如“德”、“黑”、“格”、“瑟”一類字，却應讀〔ə〕。“ㄜ”字既然照原案讀〔o〕，則表〔ə〕音不可無字，所以主張加添“ㄜ̣”母。須知這“ㄜ̣”正是北平很發達的音，可是北平也絕非無“ㄜ”音，如北平讀“歌”韻唇音“波”、“坡”、“磨”、“縛”等字，即讀〔o〕音，作〔po〕、〔p'o〕、〔mo〕、〔fo〕，不作〔pə〕、〔p'ə〕、〔mə〕、〔fə〕。所以“ㄜ”與“ㄜ̣”不能合爲一。

這個“ㄜ̣”母，並非我們的私意要增加的：只因當初“讀音統一會”製定字母之初，未曾想到入聲中有“職”、“陌”諸韻應讀〔ə〕音，所以只製有“歌”韻讀〔o〕音之“ㄜ”。後來審定入聲字的時候，會員離平者甚多，剩了少數人收拾殘局，遇到“瑟”、

“格”等字，感覺少了一個母音，沒有法想，於是姑且借“ㄉ”注音，致鬧成“歌、格”、“和、黑”、“波、北”、“磨、墨”同注一音之弊。這是當時偶然的疏忽和暫時的彌縫，現在我們只是把他修正，絕不是要動搖注音字母的根本。

這個“ㄉㄝ舊案”之提出，是民國九年的事，離現在已經四十七年了；想不到四十七年之後，在臺灣又發生了“我”字音讀之爭，而這一爭論的癥結，又恰好在“ㄉ”與“ㄝ”的分歧上。

三 “我”在上古音“歌”部，與“他”同韻相押

我們現在以廣韻所記的中古“我”字音讀為中心，上推周秦兩漢古音，下觀近代語音的變化。查“我”字載在廣韻上聲“三十三哿”韻內，其反切為“五可切”。按“哿”韻屬陰聲韻，與廣韻平聲“歌”韻，去聲“箇”韻，“平、上、去”三聲一貫，同屬“果”攝開口一等，其假定韻值為〔a〕。其聲母則為“疑”紐“五”類，屬舌根部位之鼻聲，今假定其音值為〔ŋ〕（英文字母拼作“ng”）。合聲母、韻母觀之，“五可切”之全音當是〔ŋa〕。

在上古音中，一般古音學家都將“歌”部獨立，不配“陽聲”及“入聲”，並定其主要元音為〔a〕。如此，則“我”之上古音變軌跡，將是：

ŋa→ŋa (nga→nga)

〔a〕為前元音，〔ɑ〕為後元音。“我”字由上古至中古之音變極其簡單，只不過由前元音變為後元音而已。

上古無韻書可憑，我們從何得知“我”字的上古音讀呢？一般的辦法是：從詩經押韻以求得上古的韻類，從諧聲字和現代方音的通則上以求得上古的聲類，再進一步比較類推，而得出近似的上古音值。現在讓我們先看詩經中與“我”字押韻的那些字。

詩、國風、唐風“有杕之杜”首章，“左”與“我”相押：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小雅、小旻之什“何人斯”二章，“禍”、“我”、“可”相押：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

胡逝我梁，不入唁“我”？

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國風、王風“葛藟”首章，“河”、“他”、“我”為“句中韻”：

緜緜葛藟，在“河”之澗。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總言之：詩經中“我”字與“左”、“禍”、“可”、“河”、“他”等字相押為韻。茲依據廣韻反切，列表明其關係如次：

例字	廣韻反切	字母	聲類	調	韻目	攝	呼	等	音標
我	五可切	疑	五	上	哿	果	開口	一	ŋa
左	臧可切	精	作	上	哿	果	開口	一	tsa
禍	胡果切	匣	胡	上	果	果	合口	一	ɣua
可	枯我切	溪	苦	上	哿	果	開口	一	k'a

河 胡 歌 切 匣 胡 平 歌 果 開口 一 ɣa

他 託 何 切 透 他 平 歌 果 開口 一 t'a

按“歌、哿、箇”韻字，顧炎武列入“古音”十部，江永列入七部，段玉裁列入十七部，王念孫列入十部，江有誥列入六部，夏斡列入六部。段玉裁“今韻古音分十七部表”中的“第十七部獨用說”云：

下平七歌、八戈、九麻，上聲三十三哿、三十四果、三十五馬，去聲三十八箇、三十九過、四十禡，爲古韻第十七部。古獨用無異辭，漢以後多以魚、虞之字韻入於歌麻；鄭氏以魚虞歌麻合爲一部，乃漢魏晉之韻，非三百篇之韻也。

嚴格說來，上古音“歌部”之字，總括起來雖是一個“a”，但細分之却有三類：

(A) 歌系：a₁→a（波、多、歌、我、左……等字）

(B) 麻系：a₂→a（麻、差、沙、加……等字）

(C) 支系：ja₃→jä→jě（儀、羲、皮、靡、移、離……等字）

董同龢謂：[a₃] 本質上與 [a₁] 及 [a₂] 不同。[a₃] 在上古是 [ǎ]，爲較鬆的元音；後 [ǎ] 因受介音 [-j-] 的影響，而變爲 [ě]，入中古“支”韻。或以爲“儀”、“羲”等字，距 [a] 甚遠，豈可列入“歌”部？請看顧炎武“唐韻正”卷二“儀”字條下云：

(A) 詩、鄘、柏舟首章：“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彼兩鬢，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河、儀、他”押韻。

(B) 宋洪适隸釋曰：周禮註云：“儀羲二字，古皆音俄”。愚按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蓼‘儀’以愴恨。”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蓼‘儀’。”並以“儀”爲“戎”。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義’之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神嘉。”並以“義”爲“戎”。

(C) 楊慎曰：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子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見呂氏春秋；後訛爲“嫦娥”，以“儀”、“俄”音同耳。

又顧炎武“音論”卷上，“答李子德書”云：

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爲“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爲“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

顧氏“考古之功多，而審音之功淺”；我們應利用他的“考古”之長，而原諒他“審音”之短，知道“義”“羲”“儀”等字從“我”得聲，所以音近於“我”；但不可認爲上古之“我”，就等於今國語的“xɛ”音，這一點是要特別注意的。

四 “疑”紐的變化與消失

上面已經說過：“疑”紐屬舌根鼻聲的聲母，其假定值爲 [ŋ]，英文字母拼作“ng”；注

音符號聲母表中，雖仍列有“π”母，但外加括號，下注“蘇音”，已如“告朔之餼羊”，不作拼音之用矣。但今國音中無“π”母是一件事，其他各地方音中仍存“疑紐”是另一件事，兩者不可混為一談。注音符號發音表在“π”母下注“蘇音”，正明示今日上海、蘇州一帶方言中，仍具有此類聲母。綜觀今日各地方言，“疑”紐之變化途徑，不外下列四種：

- | | | |
|----------------|---|----------------------------------|
| [ng] →
(疑紐) | } | (A) [ng-] : 今仍保持原形態不變。 |
| | | (B) [n-] : [ng] 中失去 [g] 而只存 [n]。 |
| | | (C) [g-] : [ng] 中失去 [n] 而只存 [g]。 |
| | | (D) [○] : [ng] 完全失去成零聲母。 |

這四種不同的變化，國音中佔其二：即（B）類之 [n-] 與（D）類之 [○]（零聲母）。茲再舉其他方言數種以資比較。

- (A) [ng-] : 今仍保持“疑”紐之原形態不變者，如今日之吳語、粵語、客語等（例如上海話把“我”說成 [ngu]）。
- (B) [n-] : [ng] 中失去 [g] 而只存 [n] 者，如今日之大同、蘭州等地方言（大同、蘭州把“我”說成 [no]，國語中的“牛”“虐”等字，今亦由 [ng] 變成 [n]）。
- (C) [g-] : [ng] 中失去 [n] 而只存 [g] 者，如今日廈門、汕頭等地方言（如臺灣話把“我”說成 [gua]）。
- (D) [○] : [ng] 完全失去成零聲母者，北方多數方言都如此，國語亦如此。

現在我們要問：國語中到底有哪些字，由 [ng] 轉變成 [n-]；又有哪些字，由 [ng] 轉變成零聲母？茲就廣韻中所收的全部“疑”紐字，與國音兩相對照，以觀“疑”紐變化之跡：

查廣韻 206 韻裡，“東、鍾、江、支、脂、之、微，魚、虞、模……” 143 韻中，共含有“疑”紐字 827 個；其餘“董、送、腫、用、講、絳……” 63 韻中，皆不含“疑”紐字。此 827 個“疑”紐字，計平聲 322 字，上聲 132 字，去聲 186 字，入聲 187 字。再就今日之國音而言：此 827 個古“疑”紐字，百分之九十以上，今皆變成零聲母；百分之十弱，變讀成 [n-]。其確切數字為：變讀零聲母者 768 字，變讀 [n-] 者只有 59 字而已。

此變讀為 [n-] 聲母之古“疑”紐字，絕大多數為罕用字；其較常用或次常用者，總計之只有 12 個字；今將此 12 字，按國音次序，排列於下：

- ㄅ ㄧˊ : 寘倪 (ngiɿ 五稽切，平聲齊韻，開口四等)
- ㄅ ㄧˋ : 擬 (ngji 魚紀切，上聲止韻，開口三等)
- ㄅ ㄧˋ : 逆 (ngjɛk 宜戟切，入聲陌韻，開口三等)
- ㄅ ㄧˋ ㄛ : 臬隍齧 (ngiɿt 五結切，入聲屑韻，開口四等)
- ㄅ ㄧˋ ㄛ : 孽蘖 (ngjǎt 魚列切，入聲屑韻，開口三等)
- ㄅ ㄧˋ ㄩ : 牛 (ngju 語求切，平聲尤韻，三等)
- ㄅ ㄧˋ ㄛ : 虐瘡 (ngjak 魚約切，入聲藥韻，三等)

這 12 個今讀“ㄅ”聲母之古“疑”紐字，沒有一個不是三、四等字。換言之，他們不是含有三等的輔音性 [-j-]，即含有四等的元音性 [-i-]；這就是他們今日之所以變成“ㄅ ㄧˊ”或更進一步變為“ㄅ ㄧˋ”的原故。這麼一來，古代的開口字，今日絕大多數都變成齊齒（只有“虐瘡”多了一層變化）了。我們也可以說：這 12 個古“疑”紐字，今日還能維持着一個 [n-]，

沒有全部變成零聲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顎化的〔j〕影響了前面聲母的原故。然而這種變化，在整個的國語音變史中，是一種“非常態”的變化；是在特殊的機會之下，偶然留存下來的；所以他們的字數才會把這樣的微不足道，而大多數最常見的變化，則是乾脆放棄了〔ng-〕，變成了光禿禿的零聲母。請看下面的分類現象：

(A) 失去聲母的“疑”紐字今變為元音起頭的“開口”音者：

- ㊶ ㄛ (nga nguɑ ngak ngɛk 今都簡化成 ə):
俄娥哦蛾鵝，訛譌囹，額。我（讀音）。餓，愕愕顎鄂萼鵲噩鱷。
- ㊷ ㄞ (ngAi ngɑi ngɛi 今都簡化成 ai):
猷皚，駭。艾。
- ㊸ ㄞ (ngɑu 今簡化成 au):
敖熬嗷遨葵鼈。傲。
- ㊹ ㄟ (ngu 今簡化成 ou):
偶藕藕。
- ㊺ ㄟ (ngɑn 今簡化成 an):
岸。
- ㊻ ㄞ (ngɑng 今簡化成 ang):
印昂。

(B) 失去聲母的“疑”紐字今變為“齊齒”音者：

- ㊼ ㄨ (ngji ngjɛ ngjəi ngjɛi ngjɛi ngjæi ngjɛi ngjət 今都簡化成 i):
宜儀，疑嶷，沂。蟻螳。義議誼，劓，毅，詣羿，藝噫，刈，屹。
- ㊽ ㄨ (nga ngæi 今都簡化成 ia):
涯，牙芽衙。雅疋。訝迓。
- ㊾ ㄨ (ngjɛp 今簡化成 ie):
業。
- ㊿ ㄨ (ngæi 今簡化成 iai):
厓崖。
- ㊽ ㄨ (ngau ngiɛu 今都簡化成 iau):
堯。齧。
- ㊽ ㄨ (ngan ngæn ngjɛn ngjæn ngien ngam ngɛm ngjɛm ngjæm 今都簡化成 ian):
言，顏，研妍，聶岳，巖，巖。限，儼，雁，硯，彥嗔唁，驗，齧。
- ㊽ ㄨ (ngjæn, ngjɛn ngjɛm 今都簡化成 in):
銀鄞畧垠，齧，吟。
- ㊽ ㄨ (ngjɑng 今簡化成 iang):
仰。
- ㊽ ㄨ (ngæng ngjɛng 今都簡化成 ing):
迎。硬。

(C) 失去聲母的“疑”紐字今變為“合口”音者：

- ㊸ × (nguo nguət 今都簡化成 u):
吾梧吳蜈。五伍午忤。悟晤悞誤，兀杕岨。
- ㊹ × ʏ (ngua 今簡化成 ua):
瓦。
- ㊺ × ɔ (ngɑ nguɑ 今都簡化成 uo):
我(語音)。臥。
- ㊻ × ɤ (nguɑi 今簡化成 uai):
外。
- ㊼ × ɿ (nguAi ngjuě ngjuəi 今都簡化成 uei):
危，巍，桅嵬。僞，魏。
- ㊽ × ɯ (nguɑn 今簡化成 uan):
玩。

(D) 失去聲母的“疑”紐字今變為“撮口”音者：

- ㊾ ɿ (ngjo ngjuo ngjuok 今都簡化成 y):
魚漁齧，虞愚娛禺隅。囿語。御禦馭，遇寓寓，玉獄。
- ㊿ ɿɛ (ngɔk ngjuət 今都簡化成 ye):
岳嶽樂，月別。
- ⓫ ɿɯ (ngjuɐn 今簡化成 yan):
元沅莞鼃原嫫源。願。

以上“開、齊、合、撮”四類，今都無聲母；若不參照廣韻反切及各地方言，我們很難從表面上看出他們原來是具有〔ng·〕聲母的。

五 “ㄛ” “ㄨㄛ” 兩個韻母的由來

古代的“疑”紐字，今失去聲母而成爲零聲母者，共768字，並簡化成爲76個不同的音，已如上述；茲再考查“我”字由〔ngɑ〕分化爲“讀音ㄛ”及“語音×ㄛ”的音變過程。查“我”字在先秦古音中是〔ngɑ〕，入中古始音變爲〔ngɑ〕，都是一等開口字，其韻母都是一個簡單的低元音；今變爲：

ngɑ → (A) ə (讀音ㄛ，仍是開口)
(B) uo (語音uo，變成合口)

這兩種變化是否只是偶然的、孤立的現象呢？有沒有其他的例證可資比較呢？我們能不能根據語音學原理，來說明這兩種音變現象所以發生之故呢？爲澄清此一問題起見，我們不妨把廣韻的“歌系”字（包括“歌、哿、箇”及“戈、果、過”諸韻）及與此項音變有關的入聲字，綜合起來看一下：

“歌系”字(A)類，〔ɑ→ə〕者有：

歌哿個 珂可珂 鵝我餓
訶歌呵 何荷賀
戈○○ 科顆課 訛扼○

“歌系”字(B)類，〔ɑ→uo〕者有：

波跛播	坡叵破	婆○縛	摩麼磨
多哆夥	隙朶椽	他柁拖	訛妥唾
駝沱馱	牝塚惰	羅訶邏	騾裸○
○果過	○火貨	和禍和	矧坐坐
○左佐	蹉磋磋	倅砦挫	莎鎖○
倭媠洩	○○臥		

(A)類只有舌根聲母一類，非常整齊；“鵝我餓”屬舌根部位的鼻聲，所以也跟其他舌根阻的字，循同一路線演變為〔ə〕。這就是“我”字音變為〔ə〕的原故。(B)類所含聲母較雜，但“中原音韻”以來即如此（時當西元1324年前後）：中原音韻之“歌哿箇，科可課，鵝我餓，何荷賀，訛訶”諸字，都收在“歌戈”韻中，分讀〔o〕、〔uo〕，尙無〔ə〕音出現。不但此也，明天啓間（西元1626年左右），西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所著的“西儒耳目資”裡，仍將：

左佐	磋蹉磋挫	歌哿個	軻可課	
波播簸	坡婆頗破	多朶墮	佗駝塚拖	
伏	莪我餓	羅邏掇	摩麼磨	儻娜奈
核鎖娑	訶荷火賀			

注音為〔o〕；並將：

戈果過 科類課 兀 禾火貨

注音為〔uo〕。可見“歌系”字之音變為〔ə〕，乃是西元1626年以後的事，距今只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而“歌系”字之音變為〔o〕或〔uo〕，則十四世紀以來，即已如此矣。

至廣韻入聲韻中之字，今音變為〔ə〕及〔uo〕（或〔o〕）者，計有下列16韻；茲就其開合等第，分為（A）、（B）、（C）三類，列表如下：

（A）開口呼之入聲韻，今音變為〔ə〕者，有：

- ① 櫛韻（開口二等）et→ə：

舌齒聲：瑟（中原音韻音“史”）。
- ② 曷韻（開口一等）at→ə：

舌根聲：葛渴過曷。
- ③ 職韻（開口三等）jək→ə：

舌齒聲：仄測色。
- ④ 合韻（開口一等）AP→ə：

舌根聲：鴿濫合。
- ⑤ 盍韻（開口一等）ap→ə：

舌根聲：嗑磕盍。
- ⑥ 葉韻（開口三等）jæp→ə

舌齒聲：攝沙褶輒。

（B）合口呼之入聲韻，今音變為〔o〕或〔uo〕者，有：

- ① 覺韻（二等，不分開合）ɔk→o（或uo）：

（甲）脣聲：剝雹。

(乙) 舌齒聲：浞捉卓濁朔。

㊸ 物韻 (合口三等) $juət \rightarrow o :$
脣聲：佛。

㊹ 沒韻 (合口一等) $uət \rightarrow o :$
脣聲：勃沒。

㊺ 末韻 (合口一等) $uat \rightarrow o$ (或 uo) :
(甲) 脣聲：撥潑末。

(乙) 舌根聲：括闊幹豁活。

(丙) 舌齒聲：掇奪脫搨撮。

㊻ 藥韻 (藥韻開合兩收。本表中音變爲 [o] 或 [uo] 之字，原屬開口呼；今將其附於 (B) 類之末者，別有特殊原因，後詳。) $jak \rightarrow o$ (或 uo) :

(甲) 脣聲：縛。

(乙) 舌齒聲：芍遠著斲灼綽鑠若。

(C) 開合口兩收之入聲韻，開口字音變爲 [ə]，合口字音變爲 [o] 或 [uo] 者，有：

㊼ 薛類 (三等，分開合二呼) :

(甲) 開口 $jæt \rightarrow ə :$

舌齒聲：哲徹澈掣舌設折熱。

(乙) 合口 $juæt \rightarrow uo :$

舌齒聲：輟啜拙說。

㊽ 鐸韻 (一等，分開合二呼) :

(甲) 開口舌根聲 $ak \rightarrow ə :$

各恪惡愕鶴。

(乙) 開口脣聲 $ak \rightarrow o :$

博泊莫。

(丙) 開口舌齒聲 $ak \rightarrow uo :$

鐸託諾落作昨錯索。

(丁) 合口舌根聲 $uak \rightarrow uo :$

郭廓霍穫。

㊾ 陌韻 (二等，分開合兩呼) :

(甲) 開口舌根及舌齒聲 $ɛk \rightarrow ə :$

格客額赫宅磔。

(乙) 開口脣聲 $ɛk \rightarrow o$

伯魄白陌。

(丙) 合口舌根聲 $uek \rightarrow uo$

號獲。

㊿ 麥韻 (二等，分開合兩呼) :

(甲) 開口舌根及舌齒聲 $æk \rightarrow ə :$

隔厄覈責策摘。

(乙) 合口舌根聲 $uæk \rightarrow uo:$

蠶獲。

⑤ 德韻 (一等, 分開合兩呼):

(甲) 開口舌根及舌齒聲 $ək \rightarrow ə:$

德特勒刻黑賊塞。

(乙) 開口脣聲 $ək \rightarrow o:$

北菴墨

(丙) 合口舌根聲 $uək \rightarrow uo:$

國或。

從上面16個入聲韻所組成的字表裡, 我們可以歸納出三種現象:

- ⊖ 凡開口的舌根聲入聲字, 今都音變作 [ə]。
- ⊖ 凡合口的舌根聲入聲字, 今都音變作 [uo]。
- ⊖ 凡脣聲的入聲字, 不論開合, 今都音變作 [o]。

這裡頭有兩點須要作補充說明的: 一是上表中 (B) ⑤的“藥”韻, 他本是開合兩收之三等韻; 但本表中所列, 音變為 [o] 及 [uo] 之“藥”韻字, 却都是開口呼, 似與 (B) 類開口呼之分類不合。事實是這樣的: 凡三等韻不論開合, 都含有個輔音性 [j] 的韻頭; 因此“藥”韻的開口呼, 實質上已如後代所謂的“齊齒”呼了。這個齊齒的“藥”韻音變軌跡是:

$jak \rightarrow jok \rightarrow jo \rightarrow o \rightarrow uo$

他既然由齊齒轉變為合口, 所以我們就乾脆把他放在合口的 (B) 類裡了。第二點是上表中 (B) ⊖的“覺”韻, 他本是個不分開合的二等韻: 他最初雖然不含齊齒韻頭 [j], 但在他的音變過程中, 却逐漸孳生出一個 [j] 來。換句話說, 他後半截所走的路, 就跟“藥”韻一樣了。他的音變軌跡是:

$ək \rightarrow jək \rightarrow jok \rightarrow jo \rightarrow o \rightarrow 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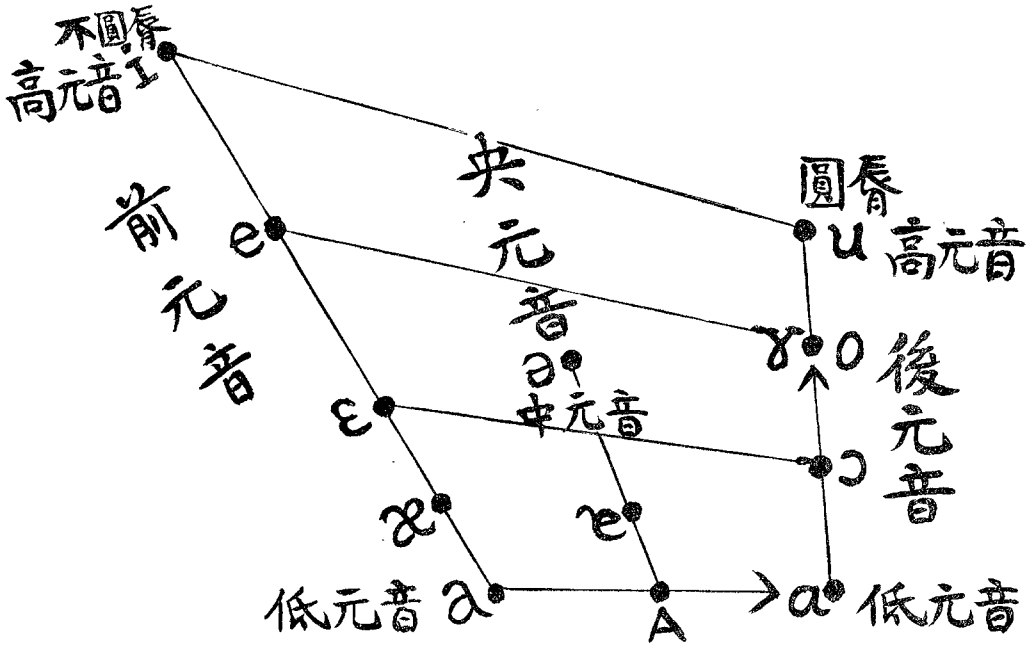
“我”字是開口一等舌根聲字, 他的音變途徑, 大部份與上述的“開口的舌根聲入聲字”相同; 但他究竟是“陰聲字, 而不是入聲字, 所以他與入聲字的音變現象, 部份相同而不全同。相同的地方是: 音變為 [ə] 的, 仍維持開口呼形態, 與舌根聲母 (今已變為零聲母) 相配合。不同的地方是: 除了開口的 [ə] (讀音 \dot{e}) 外, 還多了個合口的 [uo] (語音 $\times\dot{e}$)。

在今日看來, “我”之“ \dot{e} ”“ $\times\dot{e}$ ”兩讀, 似乎相差甚遠; 其實追本窮源, 兩者之間, 脈絡固仍一貫也。我們要知道, 今日北平方音中的“歌”韻元音, 並不是真正的“央元音” [ə], 而是靠後的、不圓脣的、“次高元音” [ɤ]。這個 [ɤ] 與 [o] 在同一舌位上, 只不過 [o] 圓脣而 [ɤ] 不圓脣而已。“我”之由“後低元音” [a] 分化為兩種次高元音 [ɤ] [o], 可說都是由低而高, 由上而下, 路線全同; 只不過脣形略有差異, 並非確有天淵之別也。至於 [o] 更進一步變為複合元音 [uo], 那也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不過 [uo] 這個圓脣的合口元音, 在單說和跟舌齒聲接合時雖很清楚, 但與脣音聲母接觸時, 即泯然不彰; 這就是國語拼音時, “ㄅ、ㄆ、ㄇ、ㄌ”單拼“ㄝ”, 其他聲母則必須拼作“ $\times\dot{e}$ ”的原故。“ \dot{e} ”既然是一個不圓脣的元音, 他當然不可能和合口介音“ \times ”及任何脣音聲母接觸, 這就是國語中沒有“ㄅ \dot{e} 、ㄆ \dot{e} 、ㄇ \dot{e} (輕聲“磨”別有來源)、ㄌ \dot{e} 、 $\times\dot{e}$ ”等音出現的原故。

“我”字元音古今音變跡圖

⊖ 從上古到中古的音變軌跡是 a → α

⊖ 從中古到現代的音變軌跡是 α → $\begin{cases} \delta \\ o \end{cases}$



The Changes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 “我”

Fang Shih-to

As a result of the present movement of encouraging and preserving Chinese culture, more emphasis is given to reading the classics, which in turn gives rise to the problem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lassical and the spoken pronunciations.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 “我” the author was involved in a hot debate in the Central Daily News in March and April 1967. The present article is a further effort to clarify the issue, basing the following points:

1. From the source materials in the phonetic history of Chinese: (a)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of “nga” according to the *Shih Ching*; (b) the medieval pronunciation of “nga” according to the *Kwang yun*; (c) the modern pronunciation of “uo” according to the *Chung Yuan Yin Yun*; (d) as Nicolas Triganet indicated in 1626, no pronunciation of “ə”(ㄜ) had existed befor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 the pronunciation of “π ㄛ” in the 1920 Dictionary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at of “NGO” in 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 the alphabet “ㄜ”(ə) was added at the end of 1920.

2. From the local dialects the pronunciation of “我” shows four different ways: (a) “ng”-Shanghai (ngu); (b) “n”-Lanchow (no); (c) “g”-Taiwan (gua); (d) “o”-the North and the Southwest (uo).

3. From the phonetic viewpoint the following changes of pronunciation are found: (a)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medieval times-a→ɑ; (b) from the medieval to the modern times-ɑ→ $\begin{cases} \circ \\ \text{ㄛ} \end{cases}$; (c) in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keys, the lips are rounded with “o” and not with “ㄛ”, no great difference existing.

“我”字音讀變遷考

方 師 鐸

由於政府大力提倡中華文化的原故，近年來讀經之風大盛，連中學生都在修習“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這麼一來，“讀音”（就是讀書時，古典文學上專用的特殊字音）和“語音”（就是日常說話時，大家口頭上習用的普通音）的問題，就隨之而生。民國五十六年（1967）三、四月間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就曾爲了“我”字的字音問題，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論戰。本文爲了澄清此一問題，就把“我”字從上古到現代三千年來的音變現象，作一番總檢討。本文是純學術性的論文，不批評任何方面，也不作任何空論；持論基礎則包含下列三方面：

(A) 從中國語音史的實際資料上看：

- ⊖ 根據詩經押韻，證明“我”字的上古音爲〔nga〕。
- ⊖ 根據廣韻反切，證明“我”字的中古音爲〔ngɑ〕。
- ⊖ 根據中原音韻，證明“我”字的近代音爲〔uo〕。

- ④ 根據明朝“天啓”六年（1626）西洋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所編的中文拼音字典“西儒耳目資”，證明十七世紀以前，“我”字尚無讀〔ə〕（ㄛ）的可能。
- ⑤ 民國九年初（1920），教育部公佈的中國第一部“國音字典”裡，“我”字的注音還是“π ㄛ”——根據這本國音字典注音的“麥氏漢英大辭典”（Math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也隨之把“我”注作“NGO”。
- ⑥ 民國九年底，教育部國語會開會時，才在注音字母聲母表中，增加了一個“ㄛ”（ə）母。

(B) 再從各地方言來看，“我”字的聲母有四種變化：

- ① 〔ng〕——今仍保持古代〔ng〕聲母原形態不變的，有上海等地方言，把“我”說成〔ngu〕。
- ② 〔n〕——〔ng〕中失去後半截的〔g〕而只剩下前半截的〔n〕者，如今蘭州等地方言，把“我”說成〔no〕。
- ③ 〔g〕——〔ng〕中失去前半截的〔n〕而只剩下後半截的〔g〕者，如今臺灣等地方言，把“我”說成〔gua〕。
- ④ 〔o〕——〔ng〕完全失去，聲母變成零者，如今日北方及西南方言，把“我”說成〔uo〕。

(C) 最後更就語音學的觀點，求出“我”字元音變化的軌跡：

- ① 從上古到中古是：a → a。
- ② 從中古到現代是：a → $\begin{cases} o \\ \text{ɤ} \end{cases}$
- ③ 從國際音標的元音圖看來：〔o〕跟〔ɤ〕都是次高的“後元音”，只不過〔o〕圓脣而〔ɤ〕不圓脣，所以兩者的差別並不大。